資治通鑑/卷13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三十四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三十五 齊紀一

► 卷一百三十六

起屠維協洽，盡昭陽大淵獻，凡五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35卷

【齊紀一】 起屠維協洽，盡昭陽大淵獻，凡五年。

太祖高皇帝建元元年〈己未，西元四七九年〉

春，正月，甲辰，以江州刺史蕭嶷爲都督荊、湘等八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，尚書左僕射王延之爲江州刺史，安南長史蕭子良爲督會稽等五郡諸軍事、會稽太守。

初，沈攸之欲聚眾，開民相告，士民坐執役者甚眾，嶷至鎮，一日罷遣三千餘人。府州儀物，務存儉約，輕刑薄斂，所部大悅。

辛亥，以竟陵世子曊爲尚書僕射，進號中軍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

太傅道成以謝朏有重名，必欲引參佐命，以爲左長史。嘗置酒與論魏、晉故事，因曰：「石苞不早勸晉文，死文慟哭，方之馮異，非知機也。」朏曰：「晉文世事魏寶，必將身終北面；借使魏依康、虞故事，亦當三讓彌高。」道成不悅。甲寅，以朏爲侍中，更以王儉爲左長史。

丙辰，以給事黃門侍郎蕭長懋爲雍州刺史。

二月，丙子，邵陵殤王友卒。辛巳，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代郡溫泉。

甲午，詔申前命，命太傅贊拜不名。

己亥，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西宮。

三月，癸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甲辰，以太傅爲相國，總百揆，封十郡，爲齊公，加九錫；其驃騎大將軍、揚州牧、南徐州刺史如故。乙巳，詔齊國官爵禮儀，並仿天朝。丙午，以世子賾領南豫州刺史。

楊運長去宜城郡還家，齊公遣人殺之。凌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；臨川王綽，義慶之孫也。綽遣腹心陳言贊説智曰：「君先帝舊人，身是宗室近屬，如此形勢，豈得久全！若招合內外，計多有從者。台城內人常有此心，正苦無人建意耳！」智即以告齊公。庚戌，誅綽兄弟及共黨與。

甲寅，齊公受策命，赦其境內，以石頭爲世子宮，一如東宮。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故事，求爲齊官，齊公不許。以王儉爲齊尚書右僕射，領吏部；儉時年二十八。

甲戌，武陵王贊卒，非疾也。

丙戌，加齊王殊禮，進世子爲太子。

辛卯，宋順帝下詔禪位於齊。壬辰，帝當臨軒，不肯出，逃於佛蓋之下，王敬則勒兵殿庭，以板輿入迎帝。太后懼，自帥閹人索得之，敬則啟譬令出，引令升車。帝收淚謂敬則曰：「欲見殺乎？」敬則曰：「出居別宮耳。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。」帝泣而彈指曰：「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！」宮中皆哭。帝拍敬則手曰：「必無過慮，當餉輔國十萬錢。」是日，百僚陪位。侍中謝朏在直，當解璽綬，陽爲不知，曰：「有何公事？」傳詔云：「解璽綬授齊王。」朏曰：「齊自應有侍中。」乃引枕臥。傳詔懼，使朏稱疾，欲取兼人，朏曰：「我無疾，何所道！」遂朝服步出東掖門，仍登車還宅。乃以王儉爲

侍中，解璽綬。禮畢，帝乘畫輪車，出東掖門就東邸，問：「今日何不奏鼓吹？」左右莫有應者。右光祿大夫王琨，華之從父弟也，在晉世已爲郎中，至是，攀車獺尾慟哭曰：「人以壽爲歡，老臣以壽爲戚。既不能先驅螻蟻，乃復頻見此事！」嗚咽不自勝，百官雨泣。

司空兼太保褚淵等奉璽綬，帥百官詣齊宮勸進；王辭讓未受。淵從弟前安成太守炤謂淵子賁曰：「司空今日何在？」賁曰：「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。」□召曰：「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，亦復何謂！」甲午，王即皇帝位於南郊。還宮，大赦，改元。奉宋順帝爲汝陰王，優崇之禮，皆仿宋初。築宮丹楊，置兵守衛之。宋神主遷汝陰廟，諸王皆降爲公；自非宣力齊室，餘皆除國，獨置南康、華容、萍鄉三國，以奉劉穆之、王弘、何無忌之後，除國者凡百二十人。二台官僚，依任攝職，名號不同、員限盈長者，別更詳議。

以褚淵爲司徒。賓客賀者滿座，褚炤歎曰：「彥回少立名行，何意披猖至此！門戶不幸，乃復有今日之拜。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，不當爲一名士邪！名德不昌，用復有期頤之壽！」淵固辭不拜。

奉朝請河東裴顒上表，數帝過惡，掛冠徑去；帝怒，殺之。太子曛請殺謝朏，帝曰：「殺之遂成其名，正應容之度外耳。」久之，因事廢於家。

帝問爲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□猷，對曰：「政在《孝經》。凡宋氏所以亡，陛下所以得者，皆是也。陛下若戒前車之失，加之以寬厚，雖危可安；若循其覆轍，雖安必危矣！」帝歎曰：「儒者之言，可寶萬世！」

丙申，魏主如嶧山。

丁酉，以太子詹事張緒爲中書令，齊國左衛將軍陳顯達爲中護軍，右衛將軍李安民爲中領軍。緒，岱之兄子也。

戊戌，以荊州刺史嶷爲尚書令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揚州刺史。

帝命群臣各言得失。淮南、宣城二郡太守劉善明，請除宋氏大明、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，以崇簡易。又以爲：「交州險遠，宋末政苛，遂至怨叛。今大化創始，宜懷以恩德。且

彼土所出，唯有珠寶，實非聖朝所須之急。討伐之事，謂宜且停。」給事黃門郎清河崔祖思亦上言，以爲：「人不學則不知道，此悖逆禍亂所由生也。今無員之官，空受祿秩，凋耗民財。宜開文武二學，課台、府、州、國限外之人各從所樂，依方習業，若有廢惰者，遣還故郡；經藝優殊者，待以不次。又，今陛下雖履節儉，而群下猶安習侈靡。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清修者，貶退其驕奢荒淫者，則風俗可移矣。」宋元嘉之世，凡事皆責成郡縣。世祖徵求急速，以郡縣遲緩，始遣台使督之。自是使者所在旁午，競作威福，營私納賂，公私勞擾。會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上表極陳其弊，以爲：「台有求須，但明下詔敕，爲之期會，則人思自竭；若有稽遲，自依糾坐之科。今雖台使盈湊，會取正屬所辦，徒相疑憤，反更淹懈，宜悉停台使。」員外散騎郎劉思效上言：「宋自大明以來，漸見凋弊，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。小民嗷嗷，殆無生意；而貴族富室，以侈麗相高，乃至山澤之民，不敢採食其水草。陛下宜一新王度，革正其失。」上皆加褒賞，或以表付外，使有司詳擇所宜，奏行之。己亥，詔：「二宮諸王，悉不得營立屯邸，封略山湖。」

魏主還平城。

魏秦州刺史尉洛侯、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、長安鎮將陳提等皆坐貪殘不法，洛侯、目辰伏誅，提徙邊。

又詔以「候官千數，重罪受賕不列，輕罪吹毛髮舉，宜悉罷之。」更置謹直者數百人，使防邏街衢，執喧斗而已。自是吏民始得安業。

自泰始以來，內外多虞，將帥各募部曲，屯聚建康。李安民上表，以爲：「自非淮北常備外，餘軍悉皆輸遣；若親近宜立隨身者，聽限人數。」上從之；五月，辛亥，詔斷眾募。

壬子，上賞佐命之功，褚淵、王儉等進增爵、戶各有差。處士何點謂人曰：「我作《齊書》已竟，贊云：『淵既世族，儉亦國華；不賴舅氏，遑恤國家！』」點，尚之之孫也。淵母宋始安公主，繼母吳郡公主；又尚巴西公主。儉母武康公主；又尚陽羨公主。故點云然。

己未，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，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，而以疾聞，上不罪而賞之。辛酉，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，無少長皆死。前豫州刺史劉澄之，遵考之子也，與褚淵善，淵爲之固請曰：「澄之兄弟不武，且於劉宗又疏。」故遵考之族獨得免。

丙寅，追尊皇考曰宣皇帝，皇妣陳氏曰孝皇后。

丁卯，封皇子鈞爲衡陽王。

上謂兗州刺史垣崇祖曰：「吾新得天下，索虜必以納劉昶爲辭，侵犯邊鄙。壽陽當虜之沖，非卿無以制此虜也。」乃徙崇祖爲豫州刺史。

六月，丙子，誅游擊將軍姚道和，以其貳於沈攸之也。

甲子，立太子曒爲皇太子；皇子嶷爲豫章王，映爲臨川王，曇爲安成王，鏘爲鄱陽王，鑠爲桂陽王，鑒爲廣陵王；皇孫長懋爲南郡王。

乙酉，葬宋順帝於遂寧陵。

帝以建康居民舛雜，多奸盜，欲立符伍以相檢括，右僕射王儉諫曰：「京師之地，四方輻湊，必也持符，於事既煩，理成不曠；謝安所謂『不爾何以爲京師』也。」乃止。

初，交州刺史李長仁卒，從弟叔獻代領州事，以號令未行，遣使求刺史於宋。宋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州刺史，以叔獻爲煥寧遠司馬、武平、新昌二郡太守。叔獻既得朝命，人情服從，遂發兵守險，不納煥。煥停鬱林，病卒。

秋，七月，丁未，詔曰：「交趾、比景獨隔書朔，斯乃前運方季，因迷遂往。宜曲赦交州，即以叔獻爲刺史，撫安南土。」

魏葭蘆鎮主楊廣香請降，丙辰，以廣香爲沙州刺史。

八月，乙亥，魏主如方山；丁丑，還宮。

上聞魏將入寇，九月，乙巳，復以豫章王嶷爲荊、湘二州刺史，都督如故；以臨川王映爲揚州刺史。

丙午，以司空褚淵領尚書令。

壬子，魏以侍中、司徒、東陽王丕爲太尉，侍中、尚書右僕射陳建爲司徒，侍中、尚書代人荀頹爲司空。

己未，魏安樂厲王長樂謀反，賜死。

庚申，魏隴西宣王源賀卒。

冬，十月，己巳朔，魏大赦。

癸未，汝陰太妃王氏卒，謚曰宋恭皇后。

初，晉壽民李烏奴與白水氐楊成等寇梁州，梁州刺史范柏年説降烏奴，擊楊成等，破之。及沈攸之事起，柏年遣兵出魏興，聲雲入援，實候望形勢。事平，朝廷遣王玄邈代之。詔柏年與烏奴俱下，烏奴勸柏年不受代；柏年計未決，玄邈已至。柏年乃留烏奴於漢中，還至魏興，盤桓不進。左衛率豫章胡諧之嘗就柏年求馬，柏年曰：「馬非狗也，安能應無已之求！」待使者甚薄；使者還，語諧之曰：「柏年云：『胡諧之何物狗！所求無厭！』」諧之恨之，譖於上曰：「柏年恃險聚眾，欲專據一州。」上使雍州刺史南郡王長懋誘柏年，啟爲府長史。柏年至襄陽，上欲不問，諧之曰：「見虎格得，而縱上山乎？」甲午，賜柏年死。李烏奴叛入氐，依楊文弘，引氐兵千餘人寇梁州，陷白馬戍。王玄邈使人詐降誘烏奴，烏奴輕兵襲州城，玄邈伏兵邀擊，大破之，烏奴挺身復走入氐。

初，玄邈爲青州刺史，上在淮陰，爲宋太宗所疑，欲北附魏，遣書結玄邈，玄邈長史清河房叔安曰：「將軍居方州之重，無故舉忠孝而棄之，三齊之土，寧蹈東海而死耳，不敢隨將軍也！」玄邈乃不答上書。及罷州還，至淮陰，嚴軍直過；至建康，啟太宗，稱上有異志。及上爲驃騎，引爲司馬，玄邈甚懼，而上待之如初。及破烏奴，上曰：「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。」叔安爲寧蜀太守，上賞其忠正，欲用爲梁州，會病卒。

十一月，辛亥，立皇太子妃斐氏。

癸丑，魏遣假梁郡王嘉督二將出淮陰，隴西公琛督三將出廣陵，河東公薛虎子督三將出壽陽，奉丹楊王劉昶入寇；許昶以克復舊業，世胙江南，稱藩於魏。蠻酋桓誕請爲前驅，以誕爲南征西道大都督。義陽民謝天蓋自稱司州刺史，欲以州附魏，魏樂陵鎮將韋珍引

兵渡淮應接。豫章王嶷遣中兵參軍蕭惠朗將二千人，助司州刺史蕭景先討天蓋，韋珍略七千餘戶而去。景先，上之從子也。南兗州刺史王敬則聞魏將濟淮，委鎮還建康，士民驚散，既而魏竟不至。上以其功臣，不問。

上之輔宋也，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柔然，約與共攻魏。洪範自蜀出吐谷渾，歷西域，乃得達。至是，柔然十餘萬騎寇魏，至塞上而還。

是歲，魏詔中書監高允議定律令。允雖篤老，而志識不衰。詔以允家貧養薄，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，朝晡給膳，朔望致牛酒，月給衣服綿絹；入見則備幾杖，問以政治。

契丹莫賀弗勿干帥部落萬餘口入附於魏，居白狼水東。

太祖高皇帝建元二年〈庚申，西元四八〇年〉

春，正月，戊戌朔，大赦。

以司空褚淵爲司徒，尚書右僕射王儉爲左僕射；淵不受。

辛丑，上祀南郊。

魏隴西公琛等攻拔馬頭戍，殺太守劉從。乙卯，詔內外纂嚴，發兵拒魏，征南郡王長懋爲中軍將軍，鎮石頭。

魏廣川王略卒。

魏師攻鐘離，徐州刺史崔文仲擊破之。文仲遣軍主崔孝伯渡淮，攻魏茌眉戍主龍得侯等，殺之。文仲，祖思之族人也。

群蠻依阻山谷，連帶荊、湘、雍、郢、司五州之境，聞魏師入寇，官盡發民丁，南襄城蠻秦遠乘虛寇潼陽，殺縣令。司州蠻引魏兵寇平昌，平昌戍主苟元賓擊破之。北上黃蠻文勉德寇汶陽，汶陽太守戴元賓棄城奔江陵，豫章王嶷遣中兵參軍劉伾緒將千人討之，至當陽，勉德請降，秦遠遁去。

魏將薛道標引兵趣壽陽，上使齊郡太守劉懷慰作冠軍將軍薛淵書以招道標；魏人聞之，召道標還，使梁郡王嘉代之。懷慰，乘民之子也。二月，丁卯朔，嘉與劉昶寇壽陽。將戰，昶四向拜將士，流涕縱橫，曰：「願同戮力，以雪仇恥！」

魏步騎號二十萬，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議之，欲治外城，堰肥水以自固。皆曰：「昔佛狸入寇，南平王士卒完盛，數倍於今，猶以郭大難守，退保內城。且自有肥水，未嘗堰也，恐勞而無益。」崇祖曰：「若棄外城，虜必據之，外修樓櫓，內築長圍，則坐成擒矣。守郭築堰，是吾不諫之策也。」乃於城西北堰肥水，堰北築小城，周爲深塹，使數千人守之，曰：「虜見城小，以爲一舉可取，必悉力攻之，以謀破堰；吾縱水沖之，皆爲流屍矣。」魏人果蟻附攻小城，崇祖著白紗帽，肩輿上城，晡時，決堰下水；魏攻城之眾漂墜塹中，人馬溺死以千數。魏師退走。

謝天蓋部曲殺天蓋以降。

宋自孝建以來，政綱弛紊，簿籍訛謬，上詔黃門郎會稽虞玩之等更加檢定，曰：「黃籍，民之大紀，國之治端。自頃巧偽日甚，何以釐革？」玩之上表，以爲：「元嘉中，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，猶手自書籍，躬加隱校。今欲求治取正，必在勤明令長。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，更立明科，一聽首悔；迷而不返，依制必戮；若有虛昧，州縣同科。」上從之。

上以群蠻數爲叛亂，分荊、益置巴州以鎮之。壬申，以三巴校尉明慧昭爲巴州刺史，領巴東太守。是時，齊之境內，有州二十三，郡三百九十，縣千四百八十五。

乙酉，崔文仲遣軍主陳靖拔魏竹邑，殺戍主白仲都；崔叔延破魏睢陵，殺淮陽太守梁惡。

三月，丁酉朔，以侍中西昌侯鸞爲郢州刺史。鸞，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，早孤，爲帝所養，恩過諸子。

魏劉昶以雨水方降，表請還師，魏人許之；丙午，遣車騎大將軍馮熙將兵迎之。

夏，四月，辛巳，魏主如白登山；五月，丙申朔，如火山；壬寅，還平城。

自晉以來，建康宮之外城唯設竹籬，而有六門。會有發白虎樽者，言「白門三重關，竹籬穿不完」。上感其言，命改立都牆。

李烏奴數乘間出寇梁州，豫章王嶷遣中兵參軍王圖南，將益州兵從劍閣掩擊之；梁、南秦二州刺史崔慧景發梁州兵屯白馬，與圖南覆背擊烏奴，大破之，烏奴走保武興。慧景，祖思之族人也。

秋，七月，辛亥，魏主如火山。

戊午，皇太子穆妃裴氏卒。

詔南郡王長懋移鎮西州。

角城戍主舉城降魏；秋，八月，丁酉，魏遣徐州刺史梁郡王嘉迎之。又遣平南將軍郎大檀等三將出朐城，將軍白吐頭等二將出海西，將軍元泰等二將出連口，將軍封延等三將出角城，鎮南將軍賀羅出下蔡，同入寇。

甲辰，魏主如方山；戊申，游武州山石窟寺。庚戌，還平城。

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保攻李烏奴於武興，爲氐王楊文弘所敗。九月，甲午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丙午，柔然遣使來聘。

汝南太守常元真、龍驤將軍胡青苟降於魏。

閏月，辛巳，遣領軍李安民循行清、泗諸戍以備魏。

魏梁郡王嘉帥眾十萬圍朐山，朐山戍主玄元度嬰城固守，青、冀二州刺史范陽盧紹之遣子奐將兵助之。庚寅，元度大破魏師。台遣軍主崔靈建等將萬餘人自淮入海，夜至，各舉兩炬；魏師望見，遁去。

冬，十月，王儉固請解選職，許之；加儉侍中，以太子詹事何戡領選。上以戡資重，欲加常待，褚淵曰：「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。臣與王儉既已左珥，若復加戡，則八座遂

有三貂；若帖以驍、游，亦爲不少。」乃以戢爲吏部尚書，加驍騎將軍。

甲辰，以沙州刺史楊廣香爲西秦州刺史，又以其子炅爲武都太守。

丁未，魏以昌黎王馮熙爲西道都督，與征南將軍桓誕出義陽，鎮南將軍賀羅出鐘離，同入寇。

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，常思歸江南，上多遣間諜誘之。於是，徐州民桓標之、兗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蜂起爲寇盜，聚眾保伍固，推司馬朗之爲主。魏遣淮陽王尉元、平南將軍薛虎子等討之。

十一月，戊寅，丹陽尹王僧虔上言：「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，名爲救疾，實行冤暴。豈有死生大命，而潛制下邑！愚謂囚病必先刺郡，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，遠縣家人省視，然後處治。」上從之。

戊子，以楊難當之孫後起爲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，鎮武興。

十二月，戊戌，以司空褚淵爲司徒。淵入朝，以腰扇障日，征虜功曹劉祥從側過，曰：「作如上舉止，羞面見人，扇障何益！」淵曰：「寒士不遜！」祥曰：「不能殺袁、劉，安得免寒士！」祥，穆之之孫也。祥好文學，而性韻剛疏，撰《宋書》，譏斥禪代；王儉密以聞，坐徙廣州而卒。

太子宴朝臣於玄圃，右衛率沈文季與褚淵語相失，文季怒曰：「淵自謂忠臣，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！」太子笑曰：「沈率醉矣」

壬子，以豫章王嶷爲中書監、司空、揚州刺史，以臨川王映爲都督荊、雍等九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。

是歲，魏尚書令王睿進爵中山王，加鎮東大將軍；置王官二十二人，以中書侍郎鄭羲爲傅，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。又拜睿妻丁氏爲妃。

太祖高皇帝建元三年〈辛酉，西元四八一年〉

春，正月，封皇子鋒爲江夏王。

魏人寇淮陽，圍軍主成買於甬城，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，與軍主周盤龍等救之。魏人緣淮大掠，江北民皆驚走，渡江，成買力戰而死。盤龍之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深入，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。或告盤龍云「奉叔已沒」，盤龍馳馬奮槊，直突魏陳，所向披靡。奉叔已出，復入求盤龍。父子兩騎縈擾，魏數萬之眾莫敢當者；魏師遂敗，殺傷萬計。魏師退，李安民等引兵追之，戰於孫溪渚，又破之。

己卯，魏主南巡，司空苟頹留守；丁亥，魏主至中山。

二月，辛卯朔，魏大赦。

丁酉，游擊將軍桓康覆敗魏師於淮陽，進攻樊諧城，拔之。

魏主自中山如信都；癸卯，復如中山；庚戌，還，至肆州。

沙門法秀以妖術惑眾，謀作亂於平城；苟頹帥禁兵收掩，悉擒之。魏主還平城，有司囚法秀，加以籠頭，鐵鎖無故自解。魏人穿其頸骨，祝之曰：「若果有神，當令穿肉不入。」遂穿以徇，三日乃死。議者或欲盡殺道人，馮太后不可，乃止。

垣崇祖之敗魏師也，恐魏復寇淮北，乃徙下蔡戍於淮東。既而魏師果至，欲攻下蔡；聞其內徙，欲夷其故城。己酉，崇祖引兵渡淮擊魏，大破之，殺獲千計。

晉、宋之際，荊州刺史多不領南蠻校尉，別以重人居之。豫章王嶷爲荊、湘二州刺史，領南蠻。嶷罷，更以侍中王奐爲之，奐固辭，曰：「西土戎燼之後，痍毀難復。今復割撤太府，制置偏校，崇望不足助強，語實交能相弊。且資力既分，職司增廣，眾勞務倍，文案滋煩，竊以爲國計非允。」癸丑，罷南蠻校尉官。

三月，辛酉朔，魏主如肆州；己巳，還平城。

魏法秀之亂，事連蘭台御史張求等百餘人，皆以反，法當族。尚書令王睿請誅首惡，宥其餘黨。乃詔：「應誅五族者，降爲三族；三族者，門誅；門誅，止其身。」所免千餘人。

夏，四月，己亥，魏主如方山。馮太后樂其山川，曰：「它日必葬我於是，不必祔山陵也。」乃爲太后作壽陵，又建永固石室於山上，欲以爲廟。

桓標之等有眾數萬，寨險求援；庚子，詔李安民督諸將往迎之，又使兗州刺史周山圖自淮入清，倍道應接。淮北民桓磊磈破魏師於抱犢固。李安民赴救遲留，標之等皆爲魏所滅，餘眾得南歸者尚數千家；魏人亦掠三萬餘口歸平城。

魏任城康王雲卒。五月，壬戌，鄧至王像舒遣使入貢於魏。鄧至者，羌之別種，國於宕昌之南。

六月，壬子，大赦。

甲辰，魏中山宣王王睿卒。睿疾病，太皇太后、魏主累至其家視疾。及卒，贈太宰，立廟於平城南。文士爲睿作哀詩及言耒者百餘人，及葬，自稱親姻、義舊，縗絰哭送者千餘人。魏主以睿子中散大夫襲代睿爲尚書令，領吏部曹。

戊午，魏封皇叔簡爲齊郡王，猛爲安豐王。

秋，七月，己未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上使後軍參軍車僧朗使於魏。甲子，僧朗至平城，魏主問曰：「齊輔宋日淺，何故遽登大位？」對曰：「虞、夏登庸，身陟元後，魏、晉匡輔，貽厥子孫，時宜各異耳。」

辛酉，柔然別帥他稽帥眾降魏。

楊文弘遣使請降，詔復以爲北秦州刺史。先是，楊廣香卒，其眾半奔文弘，半奔梁州。文弘遣楊後起據白水。上雖授以官爵，而陰敕晉壽太守楊公則使伺便圖之。

宋升明中，遣使者殷靈誕、荀昭先如魏，聞上受禪，靈誕謂魏典客曰：「宋、魏通好，憂患是同。宋今滅亡，魏不相救，何用和親！」及劉昶入寇，靈誕請爲昶司馬，不許。九月，庚午，魏閱武於南郊，因宴群臣，置車僧朗於靈誕下，僧朗不肯就席，曰：「靈誕昔爲宋使，今爲齊民。乞魏主以禮見處。」靈誕遂與相忿詈。劉昶賂宋降人解奉君於

會刺殺僧朗，魏人收奉君，誅之；厚送僧朗之喪，放靈誕等南歸。及世祖即位，昭先具以靈誕之語啟聞，靈誕坐下獄死。

辛未，柔然主遣使來聘，與上書，謂上爲「足下」，自稱曰「吾」，遣上師子皮褲褶，約共伐魏。

魏尉元、薛虎子克五固，斬司馬朗之，東南諸州皆平。尉元入爲侍中、都曹尚書，薛虎子爲彭城鎮將，遷徐州刺史。時州鎮戍兵，資絹自隨，不入公庫。虎子上表，以爲：「國家欲取江東，先須積穀彭城。切惟在鎮之兵，不減數萬，資糧之絹，人十二匹；用度無准，未及代下，不免饑寒，公私損費。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，水陸肥沃，清、汴通流，足以溉灌。若以兵絹市牛，可得萬頭，興置屯田，一歲之中，且給官食。半兵芸殖，餘兵屯戍，且耕且守，不妨捍邊。一年之收，過於十倍之絹；暫時之耕，足充數載之食。於後兵資皆貯公庫，五稔之後，谷帛俱溢，非直戍卒豐飽，亦有吞敵之勢。」魏人從之。虎子爲政有惠愛，兵民懷之。會沛郡太守邵安、下邳太守張攀以贓污爲虎子所案，各遣子上書，告虎子與江南通，魏主曰：「虎子必不然。」推按，果虛，詔安、攀皆賜死，二子各鞭一百。吐谷渾王拾寅卒，世子度易侯立。冬，十月，戊子朔，以度易侯爲西秦、河二州刺史、河南王。

魏中書令高閭等更定新律成，凡八百三十二章；門房之誅十有六，大辟二百三十五，雜刑三百七十七。

初，高昌王闞伯周卒，子義成立；是歲，其從兄首歸殺義成自立。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，以敦煌張明爲高昌王。國人殺明，立馬儒爲王。

太祖高皇帝建元四年〈壬戌，西元四八二年〉

春，正月，壬戌，詔置學生二百人，以中書令張緒爲國子祭酒。

甲戌，魏大赦。

三月，庚申，上召司徒褚淵、尚書左僕射王儉受遺詔輔太子；壬戌，殂於臨光殿。太子即位，大赦。

高帝沉深有大量，博學能文。性清儉，主衣中有玉導，上敕中書曰：「留此正是興長病源！」即命擊碎；仍案檢有何異物，皆隨此例。每曰：「使我治天下十年，當使黃金與土同價。」

乙丑，以褚淵錄尚書事，王儉爲侍中、尚書令，車騎將軍張敬兒開府儀同三司。丁卯，以前將軍王奐爲尚書左僕射。庚午，以豫章王嶷爲太尉。

庚辰，魏主臨虎圈，詔曰：「虎狼猛暴，取捕之日，每多傷害；既無所益，損費良多，從今勿復捕貢。」

夏，四月，庚寅，上大行謚曰高皇帝，廟號太祖。丙午，葬泰安陵。

辛卯，追尊穆妃爲皇后。六月，甲申朔，立南郡王長懋爲皇太子。丙申，立太子妃王氏。妃，琅邪人也。封皇子閒喜公子良爲竟陵王，臨汝公子卿爲廬陵王，應城公子敬爲安陸王，江陵公子懋爲晉安王，枝江公子隆爲隨郡王，子真爲建安王，皇孫昭業爲南郡王。

司徒褚淵寢疾，自表遜位，世祖不許，淵固請懇切，癸卯，以淵爲司空，領驃騎將軍。侍中、錄尚書如故。

秋，七月，魏發州郡五萬人治靈丘道。

吏部尚書濟陽江謐，性諂躁，太祖殂，謐恨不豫顧命；上即位，謐又不遷官；以此怨望、誹謗。會上不豫，謐詣豫章王嶷請問，曰：「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，公今欲作何計？」上知雲，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謐前後罪惡，庚寅，賜謐死。

癸卯，南康文簡公褚淵卒，世子侍中賁恥其父失節，服除，遂不仕，以爵讓其弟蓁，屏居墓下終身。

九月，丁巳，以國哀罷國子學。

氐王楊文弘卒。諸子皆幼，乃以兄子後起爲嗣。九月，辛酉，魏以後起爲武都王，文弘子集始爲白水太守。既而集始自立爲王，後起擊破之。

魏以荊州巴、氐擾亂，以鎮西大將軍李崇爲荊州刺史。崇，顯祖之舅子也。將之鎮，敕發陝、秦二州兵送之，崇辭曰：「邊人失和，本怨刺史。今奉詔代之，自然安靖；但須一詔而已，不煩發兵自防，使之懷懼也。」魏朝從之。崇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，宣詔慰諭，民夷貼然。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，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，二境交和，無復烽燧之警。久之，徙兗州刺史。

兗土舊多劫盜，崇命村置一樓，樓皆懸鼓，盜發之處，亂擊之；旁村始聞者，以一擊爲節，次二，次三，俄頃之間，聲布百里；皆發人守險要。由是盜發無不擒獲。其後諸州皆效之，自崇始也。

辛未，以征南將軍王僧虔爲左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，以尚書右僕射王奐爲湘州刺史。

宋故建平王景素主簿何昌□、記室王摛及所舉秀才劉璡，前後上書陳景素德美，爲之訟冤。冬，十月，辛丑，詔聽以士禮還葬舊塋。璡，□獻之弟也。

十一月，魏高祖將親祀七廟，命有司具儀法，依古制備牲牢、器服及樂章；自是四時常祀皆舉之。

世祖武皇帝上之上

世祖武皇帝永明元年〈癸亥，西元四八三年〉

春，正月，辛亥，上祀南郊，大赦，改元。

詔以邊境寧晏，治民之官，普復田秩。

以太尉豫章王嶷領太子太傅。嶷不參朝務，而常密獻謀畫，上多從之。

壬戌，立皇弟銳爲南平王，鏗爲宜都王，皇子子明爲武昌王，子罕爲南海王。

二月，辛巳，以征虜將軍楊炅爲沙州刺史、陰平王。

辛丑，以宕昌王梁彌機爲河、涼二州刺史，鄧至王像舒爲西涼州刺史。

宋末，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，乃以三年爲斷，謂之小滿；而遷換去來，又不能依三年之制。三月，癸丑，詔：「自今一以小滿爲限。」

有司以天文失度，請禳之。上曰：「應天以實不以文。我克己求治，思隆惠政；若災眚在我，禳之何益！」夏，四月，壬午，昭：「袁粲、劉秉、沈攸之，雖末節不終，而始誠可靈。」皆命以禮改葬。

上之爲太子也，自以年長，與太祖同創大業，朝事大小，率皆專斷，多違制度。信任左右張景真，景真驕侈，被服什物，僭擬乘輿；內外畏之，莫敢言者。司空咨議荀伯玉，素爲太祖所親厚，歎曰：「太子所爲，官終不知，豈得畏死，蔽官耳目！我不啟聞，誰當啟者！」因太子拜陵，密以啟太祖。太祖怒，命檢校東宮。

太子拜陵還，至方山，晚，將泊舟，豫章王嶷自東府乘飛燕東迎太子，告以上怒之意。太子夜歸，入宮，太祖亦停門籥待之。明日，太祖使南郡王長懋、聞喜公子良宣敕詰責，並示以景真罪狀，使以太子令收景真，殺之。太子憂懼，稱疾。

月餘，太祖怒不解，晝臥太陽殿，王敬則直入，叩頭啟太祖曰：「官有天下日淺，太子無事被責，人情恐懼；願官往東宮解釋之。」太祖無言。敬則因大聲宣旨，裝束往東宮，又敕太官設饌，呼左右索輿，太祖了無動意。敬則索衣被太祖，乃牽強登輿。太祖不得已至東宮，召諸王宴於玄圃。長沙王晃捉華蓋，臨川王映執雉尾扇，聞喜公子良持酒鎗，南郡王長懋行酒，太子及豫章王嶷、王敬則自捧酒饌，至暮，盡醉乃還。

太祖嘉伯玉忠藎，愈見親信，軍國密事，多委使之，權動朝右。遭母憂，去宅二里許，冠蓋已塞路。左率蕭景先、侍中王晏共吊之，自旦至暮，始得前。比出，饑乏，氣息憒然，憤悒形於聲貌。明日，言於太祖曰：「臣等所見二宮門庭，比荀伯玉宅可張雀羅矣。」晏，敬弘之從子也。

驍騎將軍陳胤叔，先亦白景真及太子得失，而語太子皆云「伯玉以聞」。太子由是深怨伯玉。

太祖陰有以豫章王嶷代太子之意，而嶷事太子愈謹，故太子友愛不衰。

豫州刺史垣崇祖不親附太子，會崇祖破魏兵，太祖召還朝，與之密謀。太子疑之，曲加禮待，謂曰：「世間流言，我已豁懷；自今以富貴相付。」崇祖拜謝。會太祖復遣荀伯玉，敕以邊事，受旨夜發，不得辭東宮；太子以爲不盡誠，益銜之。

太祖臨終，指伯玉以屬太子。上即位，崇祖累遷五兵尚書，伯玉累遷散騎常侍。伯玉內懷憂懼，上以伯玉與崇祖善，恐其爲變，加意撫之。丁亥，下詔誣崇祖招結江北荒人，欲與伯玉作亂，皆收殺之。

庚子，魏主如嶧山；壬寅，還宮。

閏月，癸丑，魏主後宮平涼林氏生子恂，大赦。文明太后以恂當爲太子，賜林氏死，自撫養恂。五月，戊寅朔，魏主如武州山石窟佛寺。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。初爲南陽太守，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；及爲雍州，夢一胛熱；爲開府，夢半身熱。敬兒意欲無限，當謂所親曰：「吾妻復夢舉體熱矣。」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，上聞而惡之。垣崇祖死，敬兒內自疑，會有人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，上疑其有異志。會上於華林園設八關齋，朝臣皆預，於坐收敬兒。敬兒脫冠貂投地曰：「此物誤我！」丁酉，殺敬兒，並其四子。

敬兒弟恭兒，常慮爲兄禍所及，居於冠軍，未常出襄陽，村落深阻，牆垣重複。敬兒每遣信，輒上馬屬鞬，然後見之。敬兒敗問至，席捲入蠻；後自出，上恕之。

敬兒女爲征北咨議參軍謝超宗子婦，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：「『往年殺韓信，今年殺彭越。』尹欲何計！」安民具啟之。上素惡超宗輕慢，使兼御史中丞袁彖奏彈超宗，丁巳，收付廷尉，徙越嶲，於道賜死。以彖語不刻切，又使左丞王逡之奏彈彖輕文略奏，撓法容非，彖坐免官，禁錮十年。超宗，靈運之孫；彖，顗之弟子也。

秋，七月，丁丑，魏主及太后如神淵池。甲申，如方山。

魏使假員外散騎常侍頓丘李彪來聘。

侍中、左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固辭開府，謂兄子儉曰：「汝任重於朝，行登三事；我若復有此授，乃是一門有二台司，吾實懼焉。」累年不拜，上乃許之，戊戌，加僧虔特進。儉作長梁齋，制度小過，僧虔視之，不悅，竟不入戶；儉即日毀之。

初，王弘與兄弟集會，任子孫戲適。僧達跳下地作虎子；僧綽正坐，采蠟燭珠爲鳳皇，僧達奪取打壞，亦復不惜；僧虔累十二博棋，既不墜落，亦不重作。弘歎曰：「僧達俊爽，當不減人，然恐終危吾家；僧綽當以名義見美；僧虔必爲長者，位至公台。」已而皆如其言。

八月，庚申，驍騎將軍王洪範自柔然還，經塗三萬餘里。

冬，十月，丙寅，遭驍騎將軍劉纘聘於魏，魏主客令李安世主之。魏人出內藏之寶，使賈人鬻之於市。纘曰：「魏金玉大賤，當由山川所出。」安世曰：「聖朝不貴金玉，故賤同瓦礫。」纘初欲多市，聞其言，內慚而止。纘屢奉使至魏，馮太后遂私幸之。

十二月，乙巳朔，日有食之。

癸丑，魏始禁同姓爲婚。

王儉進號衛將軍，參掌選事。

是歲，省巴州。

魏秦州刺史於洛侯，性殘酷，刑人或斷腕，拔舌，分懸四體。合州驚駭，州民王元壽等一時俱反。有司劾奏之，魏主遣使至州，於洛侯常刑人處宣告吏民，然後斬之。齊州刺史韓麒麟，爲政尚寬，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：「公杖節方夏，而無所誅斬，何以示威！」麒麟曰：「刑罰所以止惡，仁者不得已而用之。今民不犯法，又何誅乎？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，當以卿應之！」普慶慚懼而起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